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至七十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編修臣沈清藻

校對官中書臣陳墉

謄錄舉人臣胡念祖

宋史卷五百六十七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六

張宏　趙昌言　陳恕魏羽劉式附

劉昌言　張洎　李惟清

張宏字巨卿青州益都人高祖茂昭唐益定節度使曾祖元易州刺史祖持蒲城令文峭業春秋一舉不第退

居邱園後唐天成中以賢帥後補協律郎至平利令宏太平興國二年舉進士為將作監丞通判宣州改太子中允直史館遷著作郎賜緋魚預脩太平御覽歴左拾遺六年出為峽路轉運副使就加左補闕會省副使知遂州以勤幹聞入為度支員外郎雍熙中吕蒙正李至張齊賢王沔薦其文行改主客郎中史館修撰數日以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賜金紫太宗召對便殿謂曰成都重地卿為朕鎮之因厚賜以遣至鄭州促召歸闕拜右

諫議大夫樞密副使會太宗親試禮部不合格貢士令
樞密院給牒因謂宏曰朕自御極以來親擇羣材大者
為棟梁小者為榱桷卿與呂蒙正皆中朕選大臣頗有
沮議非朕獨斷豈能及此乎宏頓首謝時河朔用兵宏
居位無所建白御史中丞趙昌言多言邉事乃以昌言
副樞密宏為中丞兩更其職端拱初改工部侍郎再為
樞密副使淳化二年以吏部侍郎罷俄判吏部銓權知
開封府太宗御便殿慮囚以府獄多壅詔劾其官屬宏

等頓首請罪乃釋之眞宗尹京宏罷奉朝請至道初出知潞州二年就轉右丞眞宗即位加工部尚書咸平初還朝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駮司二年眞宗以上封者衆慮其稽留命宏與王旦知登聞鼓院再掌吏部選四年卒年六十三廢朝贈右僕射命中使涖葬事錄其子可久大理評事可道太祝可度奉禮郎宏循謹守位不求赫赫之譽歷踐通顯未嘗敗事可久至虞部員外郎可道國子博士可度太子中舍

趙昌言字仲謨汾州孝義人父睿從事使府太宗尹開封選為雍邱太康二縣令後終安申觀察判官昌言少有大志趙逢高錫寇準皆稱許之太平興國三年舉進士文思甚敏有聲於場屋為貢部首薦廷試日太宗見其辭氣俊辯又覩其父名謂左右曰是嘗為東畿宰朕之生辰必獻詩百韻為壽善訓其子亦為可嘉也擢寘甲科為將作監丞通判鄂州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魚選為荆湖轉運副使遷右補闕會省副職改知青州入

拜職方員外郎知制誥預修文苑英華雍熙初加屯田
郎中明年同知貢舉俄出知天雄軍時曹彬崔彦進米
信失律于岐溝昌言遺觀察支使鄭蒙上䟽請誅彬等
優詔褒荅召拜御史中丞太宗宴金明池特召預焉憲
官從宴自昌言始也河東用兵樞密副使張宏循默守
位昌言多條上邊事太宗即以昌言為左諫議大夫代
宏為樞密副使遷工部侍郎時鹽鐵副使陳象輿與昌
言善知制誥胡旦度支副使董儼皆昌言同年右正言

梁顥嘗在大名幕下四人者日夕會昌言之第京師為之語曰陳三更董半夜有傭書翟穎性險誕與旦狎旦為作大言之辭使穎上之為穎改姓名周馬以為唐馬周復出也其言多毀時政自薦為大臣及歷舉數十人皆公輔器期昌言為内應陳王尹開封廉知以聞詔捕穎繫獄鞫之盡得其狀昌言坐貶崇信軍節度行軍司馬穎杖脊黥面流海島禁錮終身初太宗厚遇昌言垂欲相之趙普以勲舊復入惡昌言剛戾乃相呂蒙正裁

數月會有頴獄普以昌言樹黨再勸太宗誅之太宗特
寛焉淳化二年起昌言知蔡州逾年召拜右諫議大夫
或議弛茶鹽禁以省轉漕命昌言為江淮兩浙制置茶
鹽使昌言極言非便太宗不納趣昌言往昌言固執如
初即以户部副使雷有終代之卒以無利而罷昌言復
知天雄軍賜錢二百萬大河貫府境豪民峙芻茭圖利
誘姦人潜穴隄防歲仍決溢昌言知之一日隄吏告急
命徑取豪家禬積以給用自是無敢為姦利者屬澶州

河決流入御河漲溢浸府城昌言籍府兵負土增隄數
不及千乃索禁卒佐役皆偃蹇不進昌言怒曰府城將
墊人民且溺汝輩食厚祿欲坐觀耶敢不從命斬衆股
慄赴役不浹旬城完太宗手詔襃諭之召拜給事中參
知政事俾乘疾置以入即赴中書時京城連雨昌言請
出廐馬分牧外郡或以盛秋備敵馬不可闕昌言曰塞
下積水敵必不至太宗從之未幾王小波李順搆亂于
蜀議遣大臣撫慰昌言獨請發兵無使滋蔓廷論未決

會嘉眉連陷始命王繼恩等分路進討昌言攝祭太廟宿齋中因召對滋福殿復賛兵計遂遣使督繼恩戰繼恩御衆寡術餘寇未殄握兵留成都士無鬬志郡縣復有陷者太宗意頗厭兵召昌言謂曰西川本自一國太祖平之訖今三十年矣昌言知意即前指畫攻取之策太宗喜命昌言為川峽五十二州招安行營馬步軍都部署昌言懇辭敦諭不許賜精鎧良馬白金五千兩别賜手札數幅皆討賊方略自繼恩以下並受節度既行

有奏昌言無嗣鼻折山根頗有反相不宜遣握兵入蜀後旬日召宰相於北苑門曰昨令昌言入蜀朕思之有所未便且蜀賊小醜昌言大臣未易前進且令駐鳳翔止遣內侍衛紹欽齎手書指揮軍事亦可濟也詔書追及昌言已至鳳州留候館百餘日賊平改戶部侍郎罷政事知鳳翔府徙澶涇延三州眞宗即位遷兵部侍郎知陝州表求還京不許未幾移知永興軍咸平三年與呂蒙正寇準同召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知審官院有言

門資官不宜任親民昌言手疏以才不才在人豈以寒雋世家為限遂罷其議加工部尚書仍兼中丞先時多遣臺吏廵察羣臣踰越法式者昌言建議請准故事令左右廵使分領之㑹知審刑院趙安仁判大理寺韓國華斷獄失中解職昌言因上言詳斷官宜加慎擇自今有議刑不當嚴示懲罰授以遠官若有罪被問不即引伏者許令追攝又天下大辟斷訖皆錄欵聞奏付刑部詳覆用刑乖理者皆行按劾惟開封府未嘗奏案或斷

獄有失止罪元勘官吏知府判官推官檢法官皆不及
責則何以辯明枉濫表則方夏望自今如外州例施行
從之會孟州民常德方訟臨津尉任懿以賄登第事下
御史乃知舉王欽若受之昌言以聞欽若自訴詔邢昺
覆案坐昌言故入奪官貶安遠軍行軍司馬移武勝軍
景德初拜刑部侍郎求兼三館職命判尚書都省真宗
幸澶淵以盟津居要增屯兵命知河陽歷知天雄軍府
境内有小盜昌言榜諭能告執者給賞牙吏即遷職樞

密使王繼英以爲小盜不當擅爲賞格乃訪昌言易其榜有勞者俟朝旨未幾徙知鎮州遷户部侍郎大中祥符二年卒年六十五贈吏部尚書謚曰景肅録其子慶嗣爲國子監丞賦禄終喪姪孫允明同學究出身昌言喜推奬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昌言謂有台輔之量表聞于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一見識其遠大以女妻之後皆爲賢相王禹偁自卑秩擢詞職亦昌言所薦也昌言强力尚氣槩當官無所顧避所至以威

斷立名雖屢經擯斥未嘗少自抑損然剛愎縱率對僚
吏倨慢時論以此少之慶嗣至太子洗馬
陳恕字仲言洪州南昌人少為縣吏折節讀書江南平
禮部侍郎王明知洪州恕以儒服見明與語大奇之因
資送令預計偕太平興國二年進士解褐大理評事通
判洪州恕以鄉里辭改澧州澧州自唐季為節鎮兼領吏
多緣簿書乾沒為姦恕盡擿發其弊郡中稱為强明以
吏幹聞召入為右贊善大夫同判三司勾院遷左拾遺

充度支判官與判使王仁贍廷爭本司事仁贍屈伏坐貶秩擢恕為度支員外郎仍舊職再遷工部郎中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之宗族號慟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狥民皆恐慄無敢後期者數日功就會契丹引去召入為户部郎中户部副使遷右諫議大夫知澶州驛召為河北東路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

旨恕對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士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太宗曰卿第行朕思之恕行數日果有詔止令脩完城堡通道溝瀆而已營田之議遂寢俄知代州入判吏部選事拜鹽鐵使恕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深器之親題殿柱曰眞鹽鐵陳恕遷給事中參知政事數月太宗言及戶部使樊知古所部不治恕與知古聯事情好欵洽密與語之欲知古脩舉其

職知古懇於太宗太宗怒恕泄禁中語罷守本官旋出
知江陵府大發羣吏姦贓坐徒流停廢者甚衆郡內惕
息淳化四年太宗從魏羽䇿惟一之請分三司為十道
置左右計使以魏羽董儼分主之召恕為工部侍郎充
總計使判左右計事左右計使分判十道事凡議論計
度並令恕等參預恕以官司分隷政令互出難以經久
極言其非便歲餘果罷復以恕為鹽鐵使時太宗留意
金穀召三司吏李溥等二十七人對於崇政殿詢以計

司利害溥等言條目煩多不可以口占願給筆札以對
太宗遣中黃門送詣相府限五日悉條上之溥等共上
七十一事詔以四十四事付有司行之其十九事下恕
等議可否遣知雜御史張秉中使張崇貴監議令中書
籍其事專檢舉之無致廢格賜溥等白金緡錢悉補侍
禁殿直領其職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
朕甞語恕等若文章稽古此輩固不可望若錢穀利病
頗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

引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强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後數日太宗又曰國家歲入財數倍於唐唐中葉以降藩鎮擅命征賦多不入公家下陵上替經制隳壞若前代為得即已致太平豈復煩朕心慮也因召恕等責以職事曠廢恕等對曰今土宇至廣庶務至繁國用軍須所費浩瀚又遇諸州凡有災沴必盡蠲其租臣等每舉榷利朝廷必以侵民為慮皆

尼而不行縱使耿受昌桑弘羊復生亦所不逮臣等駑力惟盡心簿領終不足上裨聖治太宗曰卿等清而不通專守繩墨終不能為國家度長挈大剖煩析滯只如京城倉庫主吏當改職者簿領中壹處節目未備即至十年五年不決以致貧無資給轉徙溝壑此卿等之過豈不傷和氣哉恕等頓首謝五年賜三司錢百萬募吏有能言本司不便者令恕等量事大小以錢賞之錢盡更給至道二年欲併三司命官總判其勾院磨勘理欠

憑由支收行帳提點等司令𠹉條列其事以聞𠹉奏曰伏以封域寖廣財穀繁多三司之中簿牒塡委朝廷設法督責尤嚴官吏救過不暇若爲三部各設主司擇才非難辦事亦易事辦過鮮不撓上心此亦一時之良策也其勾院磨勘兩司出於舊制關防之要莫加於此理欠憑由二司雖非舊設自理欠失序憑由散落故設二司專令典掌綱目咸具制置有倫逋欠無失理之名憑由鮮流散之弊實亦要切不可廢除若兩司併委一官

方及判官一員之事其主轄支收司先因從京支度財
貨轉輸外地此除彼附照驗稽滯若京城得賢主史使
居此司專行檢轄凡支撥官物便給除破文憑却於所
司置簿記錄催到收附文記即乃勾銷簿書取捷之門
亦爲允當其行帳司近日權置了絶舊帳帳目告盡司
額自除提點司是中旨特置提振三司廢怠之事固非
有司敢得擬議也詔三司都憑由理欠司宜令爲一處
命官兼判應諸道逋負官物令三司逐部理約理欠司

但總其所逋之數糾督之餘悉從恕奏恕將立茶法召茶商數十人俾各條利害恕閱之第爲三等語副使宋太初曰吾觀下等固滅裂無取上等取利太深此可行於商賈不可行於朝廷惟中等公私皆濟吾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始爲三法行之貨財流通峽路諸州承孟氏舊政賦稅輕重不均閬州稅錢千八百爲一絹果州六百爲一絹民前後擊登聞鼓陳訴歷二十年詔下本道官吏因循不理轉運副使張睥年少氣鋭會受詔按

覆即便宜行之恕奏瞱擅改法計果州一歲虧上供絹萬餘瞱坐削一任免恕每便殿奏事太宗或未深察必形誚讓恕斂板踧踖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懇執前奏終不改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遷禮部侍郎眞宗即位加户部命條具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屢趣之恕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臣是以不敢進眞宗嘉之咸平二年帝北廵充行在轉運使俄以母老求解拜吏部侍郎

知通進銀臺封駁司審官院上言封駁之任實給事中之職隷於左曹雖别建官局不可失其故號請以門下封駁事隷銀臺司從之五年知貢舉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貢士悉被黜退又擯貢舉非其人之條故所取甚少而所取以王曾為首及廷試糊名考校曾復得甲科時議稱之恕每自歎曰吾得曾名世才也不愧於知人矣恕事母孝母亡哀慕過甚不食葷茹遂至羸瘠起復視事遷尚書左丞權知開封府恕已病猶勉强親職

數月增劇表求舘殿之職獲奉以濟其貧眞宗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是時寇凖罷樞密使恕即薦以自代遂以凖為三司使恕爲集賢學士判院事凖即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以爲冊及以所出榜別用新板躬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至李諮為三司使始改茶法恕之規模漸革矣帝重恕詔太醫診療百日有司請停奉不許未幾卒年五十九恕將卒口占遺奏及約束後事送終之具

無不周悉真宗悼惜廢朝贈吏部尚書錄其子執中為太常寺太祝執古為奉禮郎恕頗涉史傳多識典故精於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前後掌利柄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有稱職之譽善談論聽者忘倦素不喜釋氏嘗請廢譯經院辭甚激切真宗曰三教之興其來已久前代毀之者多矣但存而不論可也恕性吝嗇子淳私用錢及寢疾上言淳不率教導多與非類遊常習武藝願出為外州軍校真宗曰戎校管鎮兵非丞

郎家子弟所泣也以爲滁州司馬恕卒召復舊官後竟以賄敗執中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别有傳執古至虞部員外郎執方執禮並太子中舍

魏羽者字垂天歙州婺源人少能屬文上書李煜署弘文館校書郎時建當塗縣爲雄遠軍以羽爲判官宋師渡江出其境羽以城降太祖擢爲太子中舍仍舊職金陵平入朝出知興州太平興國初知棣州改京兆府六年受詔詣瀛州覆軍市租得隱漏數萬計因上言本州

錄事參軍郭震十年未代河間令崔能前任即墨未滿歲遷秩有司調選失平疏遠何由聞達請罷典司以肅欺弊上賜詔襃諭復命遷太常博士知宋州又徙閬州就改膳部員外郎丁外艱起復涖事入判大理寺歷度支戸部二判官召拜本曹郎中因上疏言三司官職頗衆願省其半可以責成仍條列利病凡二十事詔下有司詳議皆以為便改鹽鐵判官時北邉多警朝議耕戰之術以羽為河北東路營田副使改兩浙轉運使還兵

部郎中淳化初選為秘書少監踰月遷左諫議大夫俄拜度支使改鹽鐵使四年併三部為一司以羽判三司先是三司簿領堆積吏緣為姦雖嘗更立新制未爲適中是冬羽上言依唐制天下郡縣為十道兩京爲左右計各署判官領之制三司使二員以羽爲左計使董儼爲右計使中分諸道以隸焉未久以非便罷守本官出知滑州丁内艱起復加給事中徙潭州遣使諭旨真宗即位遷工部侍郎連徙杭揚二州召權知開封府車駕

北廵判留司三司再為户部度支使咸平四年以疾解
職拜禮部侍郎謝日召升便殿從容問諭勉以醫藥月
餘卒年五十八羽涉獵史傳好言事淳化中許王暴薨
或有以宮府舊事上聞者太宗怒追捕僚吏將窮究之
羽乘間上言曰漢戾太子竊弄父兵當時言者以其罪
當笞耳今許王之過未甚於是太宗嘉納之繇是被劾
者皆獲輕典嘗建議有唐以來凡制詔皆經門下省審
有非便者許其封駁請遵故事擇名臣專領其職迄今

不廢羽強力有吏幹尤小心謹事太宗嘗謂左右曰羽有心計亦明吏道但無執守與物推移耳歷劇職十年始踰四十鬚髩盡白亦可憐也羽出入計司凡十八年習知金穀之事然頗傷煩急不達大體景德二年長子玠卒其妻自陳家貧無禄上憫之次子校書郎瓘爲奉禮郎後爲殿中丞琰爲太子中舍孫平仲天禧三年同進士出身羽同時有劉式者亦久居計司叔端拱中三年磨勘之法首以式主之

式字叔度袁州人也李煜時舉三傳中第歸宋歷遷大理寺丞贊善大夫監通州豐利監及主三司都磨勘司仍賜緋式又建議置主轄支收司以謹財賦出納時以為當遷祕書丞與陳靖使高麗至道中併三勾院為一命式領之再轉工部員外郎賜金紫遷刑部式深究簿領之弊江淮間舊有橫賦逋積至多式奏免之人以為便然多所條奏檢校過峻爲下吏所訟免官卒眞宗追錄前勍賜其子立本學究出身次子立之後為國子博

士立德立禮並進士及第立禮為殿中丞

劉昌言字禹謨泉州南安人少篤學文詞靡麗本道節度陳洪進辟功曹參軍掌牋奏洪進遣子文顯入貢令昌言偕行太祖親勞之太平興國二年洪進歸朝改鎮徐州又辟推官五年舉進士入格太宗初惜科第止授歸德軍掌書記八年復舉得第遷保信武信二鎮判官宰相趙普鎮南陽重昌言有吏幹錢俶帥鄧表薦之移泰寧軍節度判官入為左司諫廣南安撫使淳化初趙

普留守西京表為通判委以府政普疾屬昌言後事普卒昌言感普知己經理其家事太宗以爲忠於所舉拜起居郎賜金紫錢五十萬連對三日皆至日旰昌言捷給詼詭能揣人主意無不稱旨太宗謂宰相曰昌言質狀非偉若以貌取失之子羽矣遷工部郎中踰月守本官充樞密直學士與錢若水同知審官院二十八日遷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昌言驟用不爲時望所伏或短其閩語難曉太宗曰惟朕能曉之又短其委母妻

鄉里十餘年不迎侍別娶旁妻太宗既寵之詔令迎歸京師本州給錢辦裝縣次續食時又有光禄丞何亮家果州秘書丞陳靖家泉州不迎其親下詔戒諭文武官父母在劍南峽路漳泉福建嶺南皆令迎侍敢有違者御史臺糾舉以聞昌言自以登擢非次懼人傾奪㑹誅凶人趙贊昌言與贊素善前在河南嘗保任之心不自安因太宗言及近侍有與贊交者昌言蹶然出位頓首稱死罪太宗慰勉之然自此惡其爲人以給事中罷出

知襄州上言水旱民輸稅愆期舊制六月開倉臣令先一月許所在縣驛輸納以便民獲盜當部送闕下臣恐吏柔懦不能制再亡命配隸軍籍此二事臣從便宜不如詔書處讒慝因而浸潤願陛下察之太宗下詔責其不循舊章斂怨於民自今敢背棄詔條譴責不復恕至道二年徙知荆南府真宗即位就拜工部侍郎咸平二年卒年五十八贈工部尚書子有方比部員外郎有政虞部員外郎

張洎滁州全椒人曾祖旼澄城尉祖蘊泗上轉運巡官父煦滁州司法掾洎少有俊才博通墳典江南舉進士解褐上元尉李景長子弘冀卒有司謚武宣洎議以為世子之禮但當問安視膳不宜以武為稱旋命改謚擢監察御史洎自以論事稱旨遂肆彈擊無所忌大臣游簡言等嫉之會景遷國豫章留煜居守即薦洎為煜記室不得從未幾景卒煜嗣擢工部員外郎試知制誥滿歲為禮部員外郎知制誥遷中書舍人清輝殿學士參

預機密恩寵第一洎舊字師黯改字偕仁清輝殿在後
苑中煜寵洎不欲離左右授職內殿中外之務一以諮
之每兄弟宴飲作妓樂洎獨得預為建大第宫城東北
隅及賜書萬餘卷煜嘗至其第召見妻子賜予甚厚洎
尤好建議每上言未即行必稱疾煜手札慰諭之始復
視事及王師圍城踰年城危甚洎勸煜勿降每引符命
云元象無變金湯之固未易取也北軍旦夕當自引退
苟一旦不虞即臣當先死既而城陷洎攜妻子及槖裝

自便門入止宮中紿光政使陳喬同升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絶洎反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樞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不死將有以報也歸朝太祖召責之曰汝教煜不降使至今日因出帛書示之乃圍城日洎所草詔召上江救兵蠟丸書也洎頓首請罪曰實臣所為也犬吠非其主此其一爾他尚多有今得死臣之分也辭色不變上奇之貸其死謂曰卿大有膽不加卿罪今之事我無替昔日之忠也拜太子中允

歲餘判刑部太宗即位以其文雅選直舍人院考試諸州進士未幾使高麗復命改户部員外郎太平興國四年出知相州明年夏徙貝州是冬又知相州州部内不治轉運使田錫言其狀代還洎求見廷辯上以其儒生不責以吏事詰不問令以本官知譯經院遷兵部員外郎禮户二部郎中雍熙二年同知貢舉端拱初契丹寇邊詔羣臣言事洎上奏以練兵聚穀分屯塞下來則備禦去則勿追為要略會錢俶薨太常定謚忠懿洎時判考

功爲覆狀經尚書省集議虞部郎中張佖奏駁曰按考功覆狀一句云亢龍無悔實非臣子宜言者況錢俶生長島夷夙為荒服未嘗略居尊位終是藩臣故名不可稱龍位不可為亢其亢龍無悔四字請改正事下中書以詰洎對狀曰竊以故秦國王明德茂勲格於天壤處崇高之富貴絶纖介之譏嫌太常禮院稽其功行定兹嘉謚考功詳覆之際率遵至公故其議狀云兹所謂受寵若驚居亢無悔者也謹按易乾之九三云君子乾乾

夕惕若厲旡咎王弼注云處下體之極居上體之下履重剛之險因時而惕不失其幾可以旡咎處下卦之極愈於上九之亢易例云初九爲元士九二爲大夫九三爲諸侯正義云易之本理以二體爲君臣九三居下體之極是人臣之體也其免亢龍之咎者是人臣之極可以慎守免禍故云免亢極之禍也漢書梁商傳賛云地居亢滿而能以謹厚自終楊植許由碑云錙銖九有亢極一夫杜鴻漸讓元帥表云祿位亢極過踰涯量盧杞

郭子儀碑云居亢無悔其心益降李翰書霍光傳云有伊周負荷之明無九三亢極之悔張説祁國公碑云一無目牛之全一無亢龍之悔也况考功狀内止稱云受寵若驚居亢無悔即本無亢龍無悔之語斯葢張佖擅改公奏罔冒天聽請以元狀看詳反坐其人以懲姦妄俄下詔曰張洎援引故實皆有依據張佖學識甚淺敷陳失實尚示矜容免其黜降可罰一月俸洎未幾選為太僕少卿同知京朝官考課拜右諫議大夫判大理寺

又充史館脩撰判集賢院事淳化中上令史館修撰楊徽之等四人脩正入閤舊圖洎同奉詔因討論故事獨草奏以聞洎又言按舊史中書門下御史臺為三署謂侍從供奉之官今起居日侍從官先入殿庭東西立定俟正班入一時起居其侍從官東西列拜甚失北面朝謁之儀請準舊儀侍從官先入起居行畢分侍立於丹墀之下謂之蛾眉班然後宰相率正班入起居雅合於禮臣又聞古之王者躬勤庶務其臨朝之疏數視政事

之緐簡唐初五日一朝景雲初始修貞觀故事自天寶兵興之後四方多故肅宗而下咸隻日臨朝雙日不坐其隻日或遇陰霪盛暑大寒泥濘亦放百官起居雙日宰相當奏事即特開延英召對或夷蠻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紫宸殿引見陛下自臨大寶十有五年未嘗一日不鷄鳴而起聽天下之政雖剛健不息固天德之常然而游焉息焉亦聖人之謨訓儻君父焦勞於上臣子緘默於下不能引大體以爭則忠良之心有所不至矣

臣欲望陛下依前代舊規隻日視朝雙日不坐其隻日遇大寒盛暑陰霖泥濘亦放百官起居其雙日於崇德崇政兩殿召對宰臣常參官以下及非時蠻夷入貢勲臣歸朝亦特開上閤引見並請凖前代故事處分奏入不報時上令以儒行篇刻於版印賜近臣及新第舉人洎得之上表稱謝上覽而嘉之翌日謂宰相曰羣臣上章獻文朕無不再三省覽如張洎一表援引古今甚不可得可召至中書宣諭朕意數月擢拜中書舍人充翰

林學士上顧謂近臣曰學士之職清要貴重非他官可
比朕常恨不得為之故事赴上日設燕教坊以雜戲進
久罷其事至是令盡設之仍詔樞密直學士呂端劉昌
言及知制誥柴成務等預會時以為榮俄判吏部銓嘗
引對選人上顧之謂近臣曰張洎富有文藝至今尚若
學江東士人之冠也洎與錢若水同在翰林甚被寵顧
時劉昌言驟擢樞要人望甚輕董儼方掌財賦欲以計
傾之會楊徽之錢熙嘗言洎及若水旦夕當大用熙以

語昌言昌言曰洎必參政柄若水後進年少豈遽及此時翰林小吏諳事在側昌言慮洎聞之即對小吏盡述熙言令告洎洎方修飾邉幅以固恩寵疑㡬之遣熙以搆飛語中已遂白於上上怒召昌言質之以㡬之爲鎮安軍行軍司馬熙罷職通判朗州會皇子益王元傑改封吳王行揚州潤州大都督府長史領淮南鎮江兩軍節制洎當草制因上疏議曰謹按前史皇子封王以郡爲國置傅相及内史中尉等佐王爲治自漢魏以降所

封之王始不之國朝廷命卿大夫臨郡即稱内史行郡
事東晉永和泰元之際有瑯邪王會稽王臨川王故謝
靈運王羲之等爲會稽臨川内史即其事也唐有天下
以揚益潞幽荆五郡爲大都督署長史司馬爲上佐即
前代内史之類也其大都督之號非親王不授其揚益
等郡或有親王遥領朝廷命大臣臨郡者即皆長史副
大使知節度事也臣請質之前代段文昌出鎮揚州云
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

載義鎮幽州云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即其例也今益王以揚潤二郡建社為吳國王居大都督之任又已正領節度事豈宜却加長史之號乃是國王自為上佐矣若或朝廷且以長史拜受其加銜内又無副大使知節度使之目倘或他日别命守將俾臨本郡即不知以何名目而授除也臣草創之夕便欲上陳慮奏報往反有妨明日宣降茲事有關國體況吳王未領恩命尚可改正乞付中書門下商議

施行宰相以制命已行難於追改洎又上表論列呂蒙正言越王領福州長史今吳王獨為大都督居越王之上非便上令俟異日除授并改正之至明年上郊祀覃慶遂改焉俄奉詔與李至范杲張佖同脩國史又判史館洎博涉經史多知典故每上有著述或賜近臣詩什洎必上表援引經傳以將順其意上因賜詩褒美有翰長老儒臣之句與蘇易簡同在翰林尤不協及易簡參知政事洎多攻其失既而易簡罷即以洎爲給事中參

知政事與寇準同列先是準知吏部選事洎掌考功爲吏部官屬準年少新進氣銳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洎夙夜坐曹視事每冠帶俟準出入於省門揖而退不交一談準益重焉因延與語洎捷給善持論多爲準規畫準心伏乃兄事之極口談洎於上上欲進用又知其在江左日多讒毀良善李煜殺潘佑洎嘗預謀心疑之翰林待詔尹熙古吳郢皆江東人洎嘗善待之上一夕召熙古輩待書禁中因問以佑得罪故熙古言煜忿佑諫

說太宜耳非洎謀也自是洗然遂加擢用葢準推挽之也既同秉政奉準愈謹政事一決於準無所參預專脩時政記甘言善柔而已後因奏事與同準復忌之至道二年五月四方館使曹璨自河西馳騎入奏邊事言繼遷率萬餘衆寇靈州上詔宰相呂端知樞密院事趙鎔等各以所見畫策即日具奏來上呂端相率詣長春殿見上言曰臣等若各述所見則非詢謀僉同之議望許共為一狀陳其利害洎越次奏曰端等備位輔弼上有

所詢問反緘默不言深失訏謨之體端曰洎欲有言不過揣摩陛下意耳必無鯁切之理上默然翌日洎上疏引賈捐之棄珠崖事願棄靈武以省關西饋運上嘗有此意既而悔之洎果迎合覽奏不恱既以疏付洎謂之曰卿所陳朕不曉一句洎惶恐而退上召同知樞密院事向敏中等謂曰張洎上言果為吕端所料朕已還其疏矣洎既議事不稱旨恐懼欲自固權位上已嫉準專恣恩寵衰替洎慮一旦同罷免因奏事大言寇準退後

多誹謗準但色變不敢自辯上由是大怒準旬日罷未幾洎病在告滿百日力疾請對方拜踣於上前左右掖起之明日上章求解職優詔不允後月餘改刑部侍郎罷知政事奉詔嗚咽疾遂亟十餘日卒年六十四贈刑部尚書以其二子皆爲京官洎風儀灑落文采清麗博覽道釋書兼通禪寂虛無之理終日清談亹亹可聽尤險詖好攻人之短李煜既歸朝貧甚洎猶丐索之煜以白金頮面器與洎洎尚未滿意時潘慎脩掌煜記室洎

疑慎修敎煜素與慎脩善自是亦稍踈之煜子仲寓雅好蒱博飲宴洎因切諫之仲寓謝過後數月人有言仲寓蒱博如故洎遂與之絶及仲寓死郢州葬京師洎亦不赴弔與張佖議事不協遂為讐隙始以從父禮事佖既而不拜尤善事内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藍敏政為學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覽奏謂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轍卿言過也洎慙而退性鄙吝雖親戚無所霑及江表故舊亦罕登其門素與徐鉉厚

善後因議事相忤遂絶交然手寫銘文章訪求其筆札藏篋笥甚於珍玩洎有文集五十卷行于世子安期至國子博士方回後為虞部員外郎方回子懷玉王欽若壻賜進士及第大理寺丞祕書校理
李惟清字直臣下邑人父仲行為章邱簿因徙家焉惟清開寶中以三史解褐涪陵尉蜀民尚淫祀病不療治聽於巫覡惟清擒大巫笞之民以爲及禍他日又加箠焉民知不神然後教以醫藥稍變風俗時遣宦官督輸

造船木縱恣不法惟清奏殺之由是知名秩滿遷大理寺丞太平興國三年遷為京湖北路轉運判官五年改左贊善大夫充轉運副使升正使就改監察御史兼總南路嘗入奏事太宗問曰荆湖累年豐稔又無徭役民間蘇否惟清曰臣見官賣鹽斤為錢六十四民以三數斗稻價方可買一斤廼詔斤減十錢徙京西轉運使入為度支判官改主客員外郎雍熙三年大舉取幽州惟清以為兵食未豐不可輕動朝廷業已興師奏入不報

判度支許仲宣建議通鹽法以賣鹽歲課賦于鄉村與戶稅均納惟清奉詔往荊湖諸路詳定奏言以鹽配民非便遂罷使還上又問民間苦樂不均事惟清言前在荊湖民市清酒務官釀轉鬻者斗給耗二升今三司給一升民多他圖而歲課甚減詔復其舊未幾出為京東轉運使會募丁壯為義軍惟清曰若是天下不耕矣三上疏諫繇是獨選河北而餘路悉罷擢屯田郎中度支副使端拱初遷右諫議大夫歷戶部使改度支使會遣

使河朔治方田大發兵惟清以盛春妨農懇求罷廢太宗曰兵夫已發矣止令完治邉城而已淳化三年遷給事中充鹽鐵使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堪如可減省即便裁度惟清曰此開寳軍興之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邉事未寧屯兵至廣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邉事息而支用減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邉塞庶節費用上言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

西北變詐與古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幾宜韓彭雖古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乃機事卿所未知也淮南榷貨務賣岳茶斤爲錢百五十主吏言陳惡者二十六萬六千餘斤惟清擅減斤五十錢不以聞滁泗濠楚州漣水軍亦以岳茶陳惡減價市之計虧錢萬四千餘貫爲勾院吏盧守仁所發左授衛尉少卿黜判官李琯爲本曹員外郎賜守仁錢十五萬俄出知廣州至道初

就拜右諫議大夫太宗聞其廉平詔奬之二年徙廣南東西路都轉運使尋召拜給事中踰月同知樞密院事惟清倜儻自任有鉤距臨事峻刻所至稱强幹然以俗吏進無人望纔數月眞宗即位加刑部侍郎復除御史中丞既去樞要怫鬱尤甚肆情彈擊咸平元年卒年五十六贈戶部尚書子永錫蔭至光禄寺丞頗涉學屬辭尚氣少檢喜交結馮拯王濟皇甫選多與之遊日聚舉子於家談議時政眞宗將幸河朔永錫猶服父喪上章

大言列詆近臣自謂有致太平滅敵之術選為户部判官因對袖表以獻又自薦揚真宗駐蹕大名召赴行在試策不中貶瀧水縣主簿選為南劒州團練副使俄復光祿寺丞六年又坐交游非類監和州商稅後至右贊善大夫次子永德至殿中丞

論曰張宏為樞副當用兵之際循默備位趙昌言為御史中丞屢上書言兵乃兩易之中丞可使循默者居之乎宋失政矣昌言識李沆器王旦陳恕取士得王曾舉

代得寇準皆可謂知人之明然趙好奬拔而頗樹黨與終以取敗陳典貢舉務黜南士以避嫌疑皆非君子所為也昌言尚氣敢言恕為宗人能吏之首庶足稱矣劉昌言感趙普之遇身後經理其家然委親鄉里十年而不迎侍厚薄失措又何取乎張洎初勸李煜勿降既而不能死之犬吠非主之對徒以辯舌僥倖得免厥後揣摩百端讒毀正直利口之士鮮不為反覆小人也李惟清居臺端恨失政柄恣情鷙擊舊史稱為俗吏又奚責

焉

宋史卷二百六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第二十七

柴禹錫　張遜　楊守一　趙鎔

周瑩　王繼英　王顯

柴禹錫字元圭大名人少時有客見之曰子質不凡若輔以經術必致將相禹錫由是留心問學時太宗居晉

邸以善應對獲給事焉太平興國初授供奉官三年改翰林副使遷如京使仍掌翰林司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遷宣徽北院使賜第寶積坊告秦王廷美陰謀擢樞密副使踰年轉南院使服勞既久益加勤敏雍熙中議廣宫城禹錫有别業在表識中請以易官邸上因是薄之又與宰相宋琪厚善會廣州徐休復密奏轉運王延範不軌狀且言倚附大臣無敢動摇者上因訪琪及禹錫曰延範何如人延範與琪妻為疎屬甚

言其忠勤禹錫亦傍贊之上意其交通滋不悅禹錫又為琪請盧多遜故第上益惡其朋比坐琪以詼諧罷相不欲顯言之也下詔切責禹錫以驍衛大將軍出知滄州在任勤於政治部民詣濵州列狀以聞改涪州觀察使徙澶鎮二州駐泊部署俄知潞州州民乞留三載詔奬之徙知永興軍府再召為宣徽北院使知樞密院事至道初制授鎮寧軍節度知涇州入謝日上謂曰由宣徽罷者不過防禦使爾今委卿旌節兼之重鎮可謂優

異矣禹錫流涕哽咽而已咸平中移知貝州是歲契丹兵奄至城下禹錫内嚴備禦寇尋引去明年徙陜州景德初子宗慶選尚名禹錫歸闕令公主就第謁見行舅姑禮固辭不許頃之還鎮未幾卒年六十二贈太尉子宗亮太子中允宗慶永清軍節度

張遜博州高唐人數歲喪父養於叔父職方員外郎幹後隨母歸魏仁浦家駙馬都尉咸信其異父弟也太宗在晉邸召隸帳下太平興國初補左班殿直從征太原

還遷文思副使再遷香藥庫使嶺南平後交阯歲入貢通關市並海商人遂浮舶販易外國物闍婆三佛齊渤泥占城諸國亦歲至朝貢由是犀象香藥珍異充溢府庫遜請於京置榷易署稍增其價聽商入金帛市之恣其販鬻歲可獲錢五十萬緡以濟經費太宗允之一歲中果得三十萬緡自是歲有增羨至五十萬雍熙二年錄其勞遷領嬀州刺史三年與安忠並命為東上閤門使數月會許仲宣罷判度支即以遜為度支使端拱初

遷鹽鐵使二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未幾兼樞密副使知院事與同列寇準不協每奏事頗相矛盾一日遜等晚歸私第準與温仲舒並轡有狂民迎馬首拜呼萬歲街使王賓舊與遜同事晉邸遜又嘗舉賓雅相厚善因奏民迎準拜呼萬歲準自辯實與仲舒同行益遜令賓獨奏斥臣辭意俱厲因互發其私太宗惡之下詔切責遜左降右領軍衛將軍準亦罷職會判右金吾街仗蔡玉冒奏富人子為州大校黜官命遜代掌其

事西蜀李順為亂詔發兵水陸進討以荊渚居其要害命遜為右驍衛大將軍知江陵府賜錢二百萬白金三千兩遜既至會峽路諸漕卒數千人聚江陵有告其謀變以應蜀寇府中議欲盡誅之遜止捕首惡楊承進等二十一人斬於市餘黨親加慰撫飛奏以聞太宗嘉之詔以其卒分配州郡數月遜卒年五十六時至道元年也贈桂州觀察使歸葬京師遜小心謹慎徒以攀附至貴顯其討謀獻替無聞焉子敏中初補供奉官遜在宣

嶶表言嘗業文願改秩即換大理寺丞累至比部郎中次子虚中娶宗室申國公女至供奉官閤門祗候敏中子先進士及第

楊守一字象先其先河南洛陽人唐末避亂徙家宋鄭間守一稍通周易及左氏春秋事太宗於晉邸太宗即位補右班殿直太平興國中出護登州兵召還監儀鸞司累遷西頭供奉官其下多貴族子弟頗豪縱徼幸始置三班院令守一專其事考覈授任漸有條制歲餘改

翰林學士守一初名守素至是詔改之七年與趙鎔柴禹錫相里勲等告秦王廷美陰謀事擢東上閤門使兼樞密都承旨八年改判四方館事雍熙中詔護還雲朔歸附安慶兵屯于潞州三年轉内客省使仍兼都承旨端拱元年授宣徽北院使簽署樞密院事是秋卒年六十四贈太尉中使護葬守一性質直勤謹無他材術徒以肇自王府久事左右適會時機故歷職通顯飾終之禮率加常數焉子安期歷國子博士坐事貶卒安期子

亨得進士及第

趙鎔字化鈞滄州樂陵人以刀筆事太宗於藩邸即位補東頭供奉官因使吳越賜國姓及錢俶納土遣檢校帑廪轉内酒坊副使以告秦王廷美陰事遷六宅使領羅州刺史掌翰林司擢東上閤門使郭贄參知政事鎔以同府之舊嘗有所請託贄不從鎔摭堂吏過失以聞贄見上白鎔私謁即召鎔廷辯詞屈出為梓遂州都廵檢使改左驍衛大將軍領郡如故代還知滄州兼兵馬

部署鎔在郡完城塹嚴戰具寇嘗數百騎至境上聞有備引去遷左神武大將軍會崔翰知州改鎔為本州鈐轄又知廬州因對自陳願留不許踰年召為樞密都承旨同掌三班俄拜宣徽北院使同知樞密院事與柴禹錫並掌機務嘗遣吏卒變服散之京城察事卒乘醉與賣書人韓玉鬪毆不勝因誣玉言涉指斥禹錫等遽以聞玉坐抵法太宗尋知其寃自後廉事不復聽禹錫出鎮鎔加知院事真宗即位改南院使檢校太傅以心疾

求解是秋授壽州觀察使咸平元年三月卒年五十五
贈中正軍節度録其三子官鎔少渉獵文史美書翰委
質晉邸以勤謹被眷本名容太宗改為鎔曰陶鎔所以
成器也鎔性好佛多蓄古書畫三子忠輔西京左藏庫
副使忠愿虞部員外郎忠厚内殿崇班
周瑩瀛州景城人右領軍衛上將軍景之子也景家富
財好交結歴事唐漢周習水利嘗浚汴口導鄭州郭西
水入中牟渠脩滑州河堤累遷至是官太宗潛邸時瑩

得給事左右郎位補殿直領武騎卒巡警泉福州卒纔數百捕劇賊千餘遷供奉官天雄軍節度孫永祐轉運使楊緘稱薦之又使綏銀州按邊事還奏稱旨權鞍轡庫副使雍熙二年為杭睦五州都巡檢使兼杭州都監會妖僧紹倫為變瑩擒獲之逮捕就戮者三百餘人人以為酷濫代還改崇儀使滄州都監名拜西上閤門使領鎮定高陽關都監加判四方館事與郝守濬護塞宋州決河俄改三路排陣鈐轄歷知天雄軍眞定二府就

遷引進使至道二年代還會李繼隆討西夏詔瑩詣軍前授以機事還拜客省使簽書樞密院諸房公事俄兼提點宣徽諸房皷司登聞院與劉承珪並任真宗嗣位承珪分使河北告諭加領富州刺史上聞其母老病閔之特封武功郡太夫人秋拜宣徽北院使先是宣徽著位在樞密副使上瑩表請居下從之咸平二年大閱命為隨駕部署從征河朔又為駕前馬步都部署三年遷南院使知樞密院事會蜀平部送脅從者數十百人至

闕下西川轉運使馬亮因入奏請赦其罪遣還瑩以為當盡誅之令瑩亮廷議上是亮議悉原其罪五年高陽關都部署闕藩侯無足領之者宰相請輟宣徽使以居其任時王繼英任北院上以瑩練達軍事乃拜永清軍節度兼領其任為三路排陣使瑩隸人有錢仁度者頗有軍功與虎翼小校劉斌相競為殿直閻渥所發以瑩故詔勿問止徙斌隸他軍契丹入寇詔步兵赴寧邊軍為援瑩至則寇兵已去即日還屯所上聞曰瑩何不持

重少留示以不測輕於舉措非將帥體也景德初丁內艱起復代王顯為天雄軍都部署兼知軍府事嘗名洺州騎士千五百人赴大名道與寇直力戰有死傷者瑩猶謂其玩寇將悉誅之詔賜金帛諭瑩勿治其罪車駕北巡為駕前東西貝冀路都部署明年改知陝州俄徙永興軍府又移邠州兼環慶路都部署時夏州內屬詔省戍兵還營以減饋餉之費仍手詔諭瑩瑩遽奏乞留以張邊威上謂瑩庸懦不智以曹瑋代之徙知澶州大

中祥符初改天平軍節度明年為鎮定都部署兼知定州轉運使奏其曠弛徙知澶州境内屢有冦盜宰相以瑩任居將帥不能以威望鎮靖請徙他郡上曰處之閑僻適使其自偷爾遂下詔督責令其擒捕時發卒修河防而軍中所給糗糧多腐敗不可食又役使不均瑩不加恤以故亡命者衆七年入朝復遣還鎮又以澶淵當契丹之衝籍其廩給之厚復命知澶州九年被疾求還京師卒年六十六贈侍中初謚忠穆後改元恵錄其二

子供奉官普顯為内殿崇班二孫永昌永吉為殿直瑩居樞近無他謀畧及涖軍旅歷藩鎮功業無大過人者故事大禮覃慶外藩無賜物例東封歳瑩鎮澶淵車駕所經故特有襲衣金帶鞍勒帛之賜祀汾隂瑩知定州乃預上言禮成所賜望於治所支給人咸笑之普後為崇儀副使顯至内殿承制

王繼英開封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為少保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再入相繼英隷名中

書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為導吏兼內知客事太宗召見謂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及建儲授左清道率府副率兼左春坊謁者謁者本宫職副率品秩頗崇非趨走左右者所宜為俾兼領之執政之誤也真宗即位擢為引進使咸平初領恩州刺史兼掌閤門使遷左神武大將軍樞密都承旨改客省使契丹入寇繼英密請車駕北巡上從之即命繼英馳傳詣鎮定高陽關閱視行宫儲頓宣諭將士俄充澶州鈐

轄會大將傅潛逗撓得罪令繼英即軍中召還屬吏尋
掌三班拜宣徽北院使與周瑩同知樞密院事瑩出鎮
繼英遂冠樞府小心慎靖以勤敏稱上倚賴之景德初
授樞密使舊制樞密院使祖母及母止封郡太夫人有
詔特加國封嘗因進補軍校白上曰疏外之人急於攀
附者謂臣蒙蔽不為薦引上曰此輩雖有黌緣亦須因
事立功方許擢用不可過求僥倖卿勿復言也從幸澶
州契丹請和諏訪經畧繼英預焉明年郊祀加特進檢

校太傅三年卒年六十一上臨哭之賜白金五千兩贈太尉侍中謚恭懿且為葬其祖父贈其妻賈長樂郡太夫人録其子撍門下親吏數十人初繼英幼孤寄育外氏既貴外王父諸舅有族殯者時方奏遣其子營葬會卒特詔有司給辦焉子遵式遵誨遵度遵範皆至顯官
王顯字德明開封人初為殿前司小吏太宗居藩嘗給事左右性謹介不好狎未嘗踐市肆即位補殿直稍遷供奉官太平興國三年授軍器庫副使遷尚食使逾年

與郭貽敏並為東上閤門使八年春拜宣徽南院使兼樞密副使是夏制授樞密使上謂之曰卿世家本儒少遭亂失學今典朕機務無暇博覽羣書能熟軍戒三篇亦可免於面墻矣因取是書及道德坊宅一區賜之其後居位既久機務益繁副使趙昌言寇準鋒氣皆鋭慢顯顯或失誤護短終不肯改上每面戒之淳化三年八月詔加切責黜授隨州刺史充崇信軍節度觀察等使遣之任俄知永興軍徙延州時夏臺盆部寇擾顯上疏

曰間歲以來戎事未息李繼遷負恩於靈夏王小波干紀於巴邛河右坤維並興師旅而繼遷翻然向化遣子入覲願脩職貢陛下曲加容納許其内附示以德信伸以恩錫所以綏懷之者至矣然而狼子野心未可深信所宜謹屯戍固城壘積芻糧然後遴選才勇付以邊任縱有緩急則備禦有素彼又奚能為患哉至若蜀寇未平神人共憤謂宜申飭將帥速期蕩平既免老師以費財且防事久則生變又況邛蜀物產殷富其間士卒驕

怠遲留顧戀寔兼有之莫若勿㷁往來潛為更代既可均其勞逸抑可免於遷延至於河北闗防所當加謹者誠以國家方事西南密謀興舉若分中朝之勢力則長外寇之姦謀矣時制沿邊糧斛不許過河西河西青鹽不得過界販鬻犯者不以多少處斬顥請犯多者依法自餘别為科斷以差其罪章上未報移知秦州初温仲舒知州日開拓山林諷蕃部獻其地後朝廷雖嘗給還而採伐如故轉運使盧知翰請量給蕃部茶綵以酬所

獻詣遣張從式與顯同往規度顯言乃者朝命以趙保吉脩貢邊城務使安静若今動衆開斥疆境非便議遂罷咸平初入朝改横海軍節度出知鎮州二年曹彬卒復拜樞密使郊祀加檢校太師真宗幸大名内樞惟顯與副使宋湜從言者多謂顯專司兵要謀畧非長會湜卒乃以參知政事向敏中權同知樞密院事三年春改授山南東道節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定州路行營都部署河北都轉運使兼知定州秋吏民詣駐泊都部署

孔守正言顯治狀願借留守正以聞明年秋加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許便宜從事十月契丹入寇前軍過威虜軍比時方積雨契丹以皮為弦濕緩不堪用顯因大破之梟獲名王貴將十五人及羽林印二鈕斬首二萬級顯上言先奉詔令於近邊布陣及應援北平控扼之路無何敵騎已越亭障顯之前陣雖有捷克終違詔命上章請罪上降手札以慰其憂悸明年求致仕不許改河陽三城節度將之鎮時議親征契丹顯言盛寒在

序敵未犯塞鑾輿輕舉直抵窮邊寇若不逢師乃先老
況今繼遷未滅西鄙不寧儻北邊部落與之結援則中
國之患未可量也議者乃於此時請復幽薊非計之得
也凡建議大事上下恊力舉必成功今公卿士大夫以
至庶人尚有異同未可謂為萬全之舉若能選擇將帥
訓練士卒堅城壘而繕甲兵亦足以待敵矣必欲復燕
薊舊地則必脩文德養勇鋭伺時之利以奉行天罰而
後可景德初徙知天雄軍府又言祖宗以來多命近臣

統領軍旅今後宣徽使宜於文武羣臣中擇曉達邊事者為之益位高則威名著識遠則勳勞立故也武臣以罪黜者宜加容貸不以一眚遂廢苟用之有恩必得其死力故曰使功不如使過也至若臨敵命將則貴專任出師應敵則約束將校使相應援全是數者則軍威倍壯人心增勇矣既而上表請赴行在從之是年秋遣還鎮契丹入寇上議親征顯復陳三策謂大將軍方在鎮定契丹必不南侵車駕止駐澶淵詔鎮定出兵會河南

軍合擊之可也若契丹母子虛張聲勢以抗我師潛遣銳兵南攻駕前諸軍則令鎮定之師直衝戎帳攻其營砦則沿河遊兵不戰而自屈矣否則遣騎兵千步兵三千於濮州渡河橫掠澶州繼以大軍追北掩擊亦可出其不意也已而契丹請盟趙德明遣使脩貢稱藩朝廷加賞錫且許通青鹽以濟邊民從顯之請也三年冬被病詔中使偕尚醫療視明年正月許還京師時車駕上陵顯謂賓佐曰余年位偕極今天子道出虎牢不得一

拜屬車之塵是遺恨也言訖涕下至京信宿卒年七十六車駕至鄭州聞之遣宮苑使鄧永遷馳還護喪贈中書令謚忠肅録其二子顥自三班不數年正樞任奬擢之速時無儗之者顥吏軍司時張永德以滑州節制為殿前都點檢及顥自樞密鎮孟津兼相帥永德由太子太師為相帥同日宣制永德兼大夫反在顥下時人訝之顥居中執政矯情以厚胥吏齪齪自固而已在藩鎮頗縱部曲擾下論者非之子希逸字仲莊以蔭補供奉

官好學尤熟唐史聚書萬餘卷換秩授朝奉大夫太子中允咸平初改殿中丞直史館預脩册府元龜加祠部員外郎卒希範至如京副使

論曰自柴禹錫而下率因給事藩邸以攀附致通顯者凡七人若守一之質直趙鎔之勤謹服勞雖久而益脩乃職則其被眷遇也宜矣張遜優於理財而未免於娼嫉周瑩練習軍旅而頗傷於酷濫禹錫素稱勤敏而不能不涉於朋比王顯雖謹介自將而昧於學識故莫逃

於齪齪之譏若以勤謹被信任耆德冠樞宥而善終如始者其惟繼英乎易曰君子有終吉此之謂也

宋史卷二百六十八

宋史卷二百六十九

元中書右丞相總裁托克托等修

列傳二十八

陶穀　扈蒙　王著　王祜子旭 孫質

楊昭儉　魚崇諒　張澹　高錫從子冕

陶穀字秀實邠州新平人本姓唐避晉祖諱改焉歷北齊隋唐為名族祖彦謙歷慈絳澧三州刺史有詩名自

號鹿門先生父漁領夷州刺史唐季之亂為邠帥楊崇
本所害時穀尚幼隨母柳氏育崇本家十餘歲能屬文
起家校書郎單州軍事判官嘗以書干宰相李崧崧甚
重其文時和凝亦為相同奏為著作佐郎集賢校理改
監察御史分司西京遷虞部員外郎知制誥會晉祖廢
翰林學士兼掌內外制詞目繁委穀言多委愜為當時
最少帝初賜緋袍靴笏黑銀帶天福九年加倉部郎中
初崧從契丹以北高祖入京師以崧第賜蘇逢吉而崧

別有田宅在西京逢吉皆取之崧自北還因以宅券獻逢吉逢吉不悦而崧子弟數出怨言其後逢吉乃誘告崧與弟嶼嶬等下獄崧懼移病不出崧族子昉為秘書郎嘗往候崧崧語昉曰邇來朝廷於我有何議昉曰無他聞唯陶給事往往於稠人中厚誣叔父崧歎曰穀自單州判官吾取為集賢校理不數年擢掌詔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昉嘗因公事詣穀穀問昉識李侍中否昉斂衽應曰遠從叔爾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

焉昉聞之汗出穀性急率嘗與兖帥安審信集會杯酒
相失為審信所奏時方姑息武臣穀坐責授太常少卿
嘗上言頃泣西臺每見臺司詳斷刑獄少有即時決者
至於閭閻夫婦小有爭訟淹滯即時坊市死亡喪葬必
俟臺司判狀奴婢病亡亦須檢驗吏因緣為姦而邀求
不已經旬不獲埋瘞望申條約以革其弊從之俄拜中
書舍人嘗請敎習樂工僖二舞郎及禁民伐桑棗為薪
並從其請開運三年賜金紫契丹主北歸脅穀令從行

穀逃匿僧舍中衣布褐陽爲行者狀軍士意其詐持刃

陵脅者日數四穀頗工歷數謂同輩曰西南五星連珠

漢地當有王者出契丹主必不得歸國及耶律德光死

有李光芒指北穀曰自此契丹自相魚肉永不亂華矣

遂歸漢爲給事中乾祐中令常參官轉對穀上言曰五

日上章曾非舊制百官敘對且異昌言徒浼天聰無益

時政欲乞停轉對在朝羣臣有所聞見即許不時詣闕

聞奏從之仕周爲右散騎常侍世宗即位遷戶部侍郎

從征太原時魚崇諒迎母後至穀乘間言曰崇諒宿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以穀為翰林學士世宗謂宰相曰朕覩歴代君臣治平之道誠為不易又念唐晋失德之後亂臣黠將僭竊者多今中原甫定吳蜀幽并尚未平附聲教未能遠被宜令近臣各為論策宣導經濟之略乃命承旨徐台符以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邉策以進其策率以修文德来遠人為意惟穀與竇儀楊

昭儉王朴以封疆密邇江淮當用師取之世宗自克高平常訓兵講武思混一天下及覽其策忻然聽納由是平南之意益堅矣顯德三年遷兵部侍郎加承旨世宗留心稼穡命工刻木為耕夫織婦蠶女之狀置於禁中思廣勸課之道穀為贊辭以進顯德六年加吏部侍郎宋初轉禮部尚書依前翰林承旨穀在翰林與竇儀不協儀有公望慮其軋已嘗附宰相趙普與趙逢高錫輩共排儀儀終不至相位乾德二年判吏部銓兼知貢舉

再為南郊禮儀使法物制度多穀所定時范質為大禮使以鹵簿清游隊有甲騎具裝莫知其制度以問於穀穀曰梁貞明丁丑歲河南尹張全義獻人甲三百副馬具裝二百副其人甲以布為裏黃絁表之青綠畫為甲文紅錦緣青絁為下帬絳韋為絡金銅玦長短至膝前膺為人面二目背連膺纏以紅錦騰蛇馬具裝盖尋常馬甲但加珂拂於前膺及後鞦爾莊宗入洛悉焚毀質命有司如穀說造以給用又乘輿大輦久亡其制穀創

意造之後承用焉明德門成詔穀為之記乾德中命庫部員外郎王貽孫周易博士奚嶼同考試品官子弟穀屬其子鄑於嶼鄑書不通以合格聞補殿中省進馬俄為人所發下御史府案問嶼責授乾州司戶貽孫責授左贊善大夫奪穀奉兩月穀後累加刑部戶部二尚書開寶三年卒年六十八贈右僕射穀强記嗜學博通經史諸子佛老咸所總覽多蓄法書名畫善隷書為人儁辨宏博然奔競務進見後學有文采者必極言以譽之

聞達官有聞望者則巧詆以排之其多忌好名類此初
太祖將受禪未有禪文穀在旁出諸懷中而進之曰已
成矣太祖甚薄之嘗自曰吾頭骨法相非常當戴貂蟬
冠爾蓋有意大用也人多笑之子邴至起居舍人天禧
四年錄穀孫寔試秘書省校書郎
扈蒙字日用幽州安次人曽祖洋涿州別駕祖智周盧
龍軍節度推官父曽內園使蒙少能文晋天福中舉進
士入漢為鄠縣主簿趙思綰叛遣郭從義討之郡縣吏

供給皆戎服趨事蒙冠服褒博舉止舒緩從義頗訝之轉運使李穀謂曰蒙文學名流不習吏事遂不之問周廣順中從歸德軍節度趙暉為掌書記召為右拾遺直史館知制誥蒙從弟載時為翰林學士凡弟並掌內外制時號二扈宋初由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坐請託於同年仇華黜為太子左贊善大夫稍遷左補闕掌大名市征六年復知制誥充史館修撰開寶中受詔與李穆等同修五代史詳定古今本草五年連知貢舉七年蒙

上書言昔唐文宗每召大臣論事必命起居郎起居舍人執筆立於殿側以紀時政故文宗實錄稍為詳備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及樞密直學士輪修日歷送史官近來此事都廢每季雖有內殿日歷樞密院錄送史館然所記者不過臣下對見辭謝而已帝王言動莫得而書緣宰相以漏泄為虞昧於宣播史官疏遠何得與聞望自今凡有裁制之官優恤之言發自宸衷可書簡策者並委宰臣及參知政事每月輪知抄錄以備

史官撰集從之即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典其事九年正
月受朝乾元殿降王在列聲明大備蒙上聖功頌以述
太祖受禪平一天下之功其詞誇麗有詔褒之為盧多
遜所惡出知江陵府太宗即位召拜中書舍人旋復翰
林學士與李昉同修太祖實錄太平興國四年從征太
原還轉戸部侍郎加承旨雍熙三年被疾以工部尚書
致仕未幾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自張昭竇儀卒典章
儀注多蒙所刊定初太祖受周禪追尊四廟親郊以宣

祖配天及太宗即位禮官以為舜郊嚳商郊冥周郊后稷王業所因也若漢高之太公光武之南頓君雖有帝父之尊而無預配天之祭故自太平興國三年六年再郊並以太祖配於禮為允太宗將東封蒙定議曰嚴父莫大於配天請以宣祖配天自雍熙元年罷封禪為郊祀遂行其禮識者非之蒙性沉厚不言人是非好釋典不喜殺縉紳稱善人有笑疾雖上前不自禁多著述有鰲山集二十卷行於世載字仲熙有傳見五代史

王著字成象單州單父人性豁達無城府幼能屬文漢乾祐中舉進士周祖鎮大名世宗侍行聞著名召置門下因得謁見周廣順中世宗鎮澶州辟觀察支使隨世宗入朝遷殿中丞即位拜度支員外郎顯德三年充翰林學士六年丁家艱起復南唐李景使其弟從善來貢會恭帝嗣位命著伴送至睢陽加金部郎中知制誥賜金紫世宗靈駕赴慶陵符后從行公務悉資於著宋初加中書舍人建隆二年知貢舉時亳州獻紫芝鄆州獲

白兎隴州貢黄鸜鵒著獻頌因以規諫太祖甚嘉其意下詔褒之四年春宿直禁中被酒髮倒垂被面夜扣滋德殿門求見帝怒發其醉宿倡家之過黜爲比部員外郎乾德初改兵部員外郎二年復知制誥數月加史館修撰判館事三年就轉戸部郎中六年復爲翰林學士加兵部郎中再知貢舉開寳二年冬暴卒年四十二著少有俊才世宗以幕府舊僚眷待尤厚常召見與語命皇子出拜每呼學士而不名屢欲相之以其嗜酒故遲

留久之及世宗疾大漸太祖與范質入受顧命謂質等曰王著藩邸舊人我若不諱當命為相世宗崩乃止著善與人交好延譽後進當世士大夫稱之有傳見五代史

王祜字景叔大名莘人祖言仕唐黎陽令父徹舉後唐進士至左拾遺祜少篤志詞學性倜儻有俊氣晉天福中以書見桑維翰稱其藻麗由是名聞京師鄴帥杜重威辟為觀察支使漢初重威移鎮睢陽反側不自安祜

甞勸之使無反漢不聽祜坐是貶沁州司戸參軍因作書貽鄉友以見志辭氣俊邁人多稱之仕周歷魏縣南樂二令太祖受禪拜監察御史由魏縣移知光州遷殿中侍御史乾德三年知制誥六年加集賢院修撰轉戸部員外郎太祖征太原已濟河諸州饋集上黨城中車乘塞路上聞之將以稽留罪轉運使趙普曰六師方至而轉運使以獲罪聞敵必謂儲峙不充有以窺我矣非威遠之道也俾能治劇者往蒞其州足矣即命祜知潞

州及至饋餉無乏路亦無壅班師召還會符彥卿鎮大名頗不治太祖以祐代之俾察彥卿動靜謂曰此卿故鄉所謂晝錦者也祐以百口明彥卿無罪且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故享國不永願陛下以為戒彥卿由是獲免故世謂祐有陰德繼以用兵嶺表徙知襄州湖湘平移知潭州召還攝判吏部銓時左司員外郎侯陟自揚州還復判銓祐判門下省陟所注擬祐多駁正盧多遜與陟善陟因訴之多遜素惡祐不比已遂出祐

為鎮國軍行軍司馬太平興國初移知河中府入為左司員外郎拜中書舍人充史館修撰未幾知開封府以病請告太宗謂祐文章清節兼著特拜兵部侍郎月餘卒年六十四初祐掌誥會盧多遜為學士陰傾趙普多遜累諷祐比已祐不從一日以宇文融排張説事勸釋之多遜滋不悦及普再入多遜果敗與宇文融事頗類識者服其先見祐子三人曰懿曰旦曰旭旦自有傳初祐知貢舉多拔擢寒俊畢士安柴成務皆其所取也後

與其子旦同入兩制居中書懿字文德勵志為學舉進
士嘗知袁州有政績卒年四十九
旭字仲明嚴於治内恕以接物尤篤友義以蔭補太祝
嘗知緱氏縣時官鄰邑者多貪猥民有永寧三钁緱氏
一鎌之謡又知雍邱縣真宗尹京時素聞其能及踐阼
三遷至殿中丞自旦居宰府旭以嫌不任職王矩嘗薦
旭材堪治劇真宗召旦謂曰前代弟凡同居要地者多
矣朝廷任才豈以卿故屈之邪命授京府推官旦固辭

改判南曹由判國子監出知潁州荒政修舉大中祥符間旦既薨歷中外早有政績由兵部郎中出知應天府卒年六十八懿子睦旭子質皆能其官

質字子野少謹厚淳約力學問師事楊億億歎以為英妙伯父旦見其所為文嗟賞之以蔭補太常寺奉禮郎後獻文召試賜進士及第被薦為館閣校勘改集賢校理累遷尚書祠部員外郎丁父憂與諸弟飯脫粟茹蔬終喪通判蘇州州守黄宗旦少質嘗因爭事宗旦曰少

年乃與丈人抗邪質曰事有當爭職也卒不為屈宗旦得盜鑄錢者百餘人下獄治退告質曰吾以術鉤致得之喜見於色質曰以術鉤人寘之死而又喜仁者之政固如是乎宗旦憮沮為薄其罪還判尚書刑部吏部南曹知蔡州州人歲時祀吳元濟廟質曰安有逆醜而廟食於民者毀之為更立狄仁傑李愬像而祠之蔡人至今號雙廟以本曹郎中召為開封府推官時凡雍為三司判官質不欲凡弟並居省府懇辭得知壽州徙廬州

盜殺其徒并貲而遁捕得之質論盜死大理以謂法不
當死質曰盜殺其徒自首者原之所以疑懷其黨且許
之自新此法意也今殺人取貲而捕獲貸之豈法意乎
疏上不報降監舒州靈仙觀採古今鍊形攝生之術撰
寶元總録百卷逾年韓琦知審刑院請盜殺其徒非自
首者勿原著爲令於是鄭戩葉清臣皆言質非罪且稱
其材起知泰州遷度支郎中徙荆湖北路轉運使嘗攝
江陵府事民訴民約婚後期民言貧無貲以辦故違約

質問其費幾何出私錢予之吏捕盜人衣者盜叩頭曰
平生不為過迫饑寒而至於此質命取衣衣之遣去加
史館修撰同判吏部流内銓擢天章閣待制出知陝州
卒質家世富貴兄弟習為驕侈而質克己好善自奉簡
素如寒士不喜畜財至不能自給初旦為中書舍人家
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質閲書得故
券召子弟示之曰此吾家素風爾曹當毋忘也范仲淹
貶饒州治朋黨方急質獨載酒往餞或以誚質質曰范

公賢者得為之黨幸矣世以此益賢之

楊昭儉字仲寶京兆長安人曾祖嗣復唐門下侍郎平章事吏部尚書祖授唐刑部尚書父景梁左諫議大夫昭儉少敏俊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解褐成德軍節度推官歷鎮魏掌書記拜左拾遺直史館與中書舍人張昭遠等同修明宗實録書成遷殿中侍御史天福初改禮部員外郎晋祖命宰相馮道為契丹冊禮使以昭儉為介授職方員外郎旋加虞部郎中俄以本官知制誥

不逾月三拜命時人榮之又為荆南高從誨生辰國信使賜金紫使回拜中書舍人又為翰林學士時驕將張彦澤鎮涇原暴殺從事張式朝廷不加罪昭儉與刑部郎中李濤諫議大夫鄭受益抗疏論列請置之法疏奏不報會有詔令朝臣轉對或有對事亦許以不時條奏昭儉復上疏曰天子君臨四海日有萬機懋建諍臣彌縫其闕令則諫臣雖設言路不通藥石之論不達於聖聰而邪佞之徒取容於左右御史臺紀綱之府彈糾之

司衙冤者固當昭雪為蠹者難免放流陛下臨御以來寛仁太甚徒置兩司殆如虚器遂令節使慢侮朝章屠害幕吏始訴冤於丹闕反執送於本藩苟安跋扈之心莫恤冤抑之苦顧冋睿斷誅彦澤以謝軍吏由是權臣忌之會請告洛陽不赴晋祖喪為有司所糾停官未幾起為河南少尹改秘書少監尋復中書舍人時河決數郡大發丁夫以本部帥董其役既而塞之晋少主喜詔立碑記其事昭儉表諫曰陛下刻石紀功不若降哀痛

之詔揭翰頌美不若頒罪己之文言甚切至少主嗟賞之卒罷其事周世宗愛其才復召入翰林為學士歲餘改御史中丞多振舉臺憲故事未幾以鞫獄之失與知雜御史趙礪侍御史張糺並出為武勝軍節度行軍司馬開寶二年入為太子詹事以眼疾求退六年以工部尚書致仕太宗即位就加禮部尚書太平興國二年卒年七十六昭儉美風儀善談名理事晉有直聲然利口喜譏訾執政大臣懼其構謗多曲徇其意

魚崇諒字仲益其先楚州山陽人後徙於陝崇諒初名崇遠後避漢祖諱改之幼能屬文弱冠相州刺史辟為從事會魏帥楊師厚卒建相州為昭德軍分魏郡州縣之半以隸之魏人不便裨校張彦及帳下因節度使賀德倫歸欵莊宗崇諒奔歸陝明宗即位秦王從榮表為記室從榮誅坐除籍流慶州清泰初移華州俄以從榮許歸葬放還陝三年起為陝州司馬仕晉歷殿中侍御史鳳翔李儼表為觀察支使奉方物入貢宰相薦為屯

田員外郎知制誥開運末契丹入汴契丹相張礪薦爲翰林學士契丹主北歸留崇諒京師漢祖之入晝索崇諒所受契丹詔敕焚於朝堂復令知制誥俄拜翰林學士就加中書舍人隱帝即位崇諒以毋老求就養除保義軍節度副使領台州刺史食郡奉會舉師討三叛節度使白文珂在軍前崇諒知後事凡供軍儲備調發皆促期而辦近鎮賴之崇諒親屬盡在鳳翔城中踰年城破李穀爲轉運使庇護崇諒家數十口皆無恙崇諒請

告自岐迎居於陜未幾王仁裕罷内職朝議請召崇諒為學士周祖踐祚書詔繁委皆崇諒為之廣順初加工部侍郎充職會兖州慕容彦超加封邑彦超已懷反側遣崇諒充使賜官告仍慰撫之時多進策人命崇諒就樞密院引試考定升降崇諒以母老思鄉里求解官歸養詔給長告賜其母衣服繒帛茶藥緡錢假滿百日令本州月給錢三萬米麪十五斛俄拜禮部侍郎復為學士詔令侍母歸闕崇諒再表以母老病乞終養優詔不

允世宗征高平崇諒尚未至陶穀乘間言曰魚崇諒逗留不來有顧望意世宗頗疑之崇諒又表陳母病詔許歸陝州就養乾德初太祖朝不起太宗即位詔授金紫光禄大夫尚書兵部侍郎致仕歲餘卒

張澹字成文其先南陽人徙家河南澹幼而好學有才藻晉開運初登進士第宰相桑維翰罷之妻以女解褐校書郎直昭文館再遷秘書郎充鹽鐵推官歷左拾遺禮部員外郎並充史館修撰出為洛陽令秩滿授吏部

員外復充史館修撰周恭帝初拜右司員外郎知制誥建隆二年加祠部郎中會秘書郎張去華上書自薦有文藝願與澹及祠部員外郎知制誥盧多遜殿中侍御史師頌並試翠定優劣太祖令並試於講武殿澹所對不應策問責授左司員外郎未幾通判泰州兼海陵監副使蜀平通判梓州復拜祠部郎中開寶初就轉倉部郎中四年冬以本官知制誥六年會李昉責授盧多遜使江南內署闕學士太祖令澹權直學士院七年長

春節攝殿中監祭酒命賜金紫六月權點檢三司事不逾旬疽發背卒年五十六太祖聞其無子甚愍之命中使護葬於洛陽澹美風儀善談論歷官釐務所至皆治初與詞臣校藝黜居郎署頗怏怏晚年附會盧多遜方再獲進用淳化中太宗論及文士曰澹典書命而試以策非其所長此蓋陶穀高錫黨張去華以沮澹爾若使穀輩出其不意而遽試之豈有不失律者邪

高錫字天福河中虞鄉人家世業儒幼穎悟能屬文漢

乾祐中舉進士王晏鎮徐州辟掌書記留守西洛又辟河南府推官坐按獄失實奪官遷置涇州會赦得歸周顯德初劉崇入寇宰相請選將拒之世宗銳意親征破崇高平誅敗將樊愛能等由是政無大小悉親決之不復責成有司錫徒步詣招諫匭上書請擇賢任官分治衆職疏奏不報世宗嘗令翰林學士及兩省官分撰俳優詞付教坊肄習以奉游宴錫復上疏諫後為蔡州防禦推官宋初棄官歸京師詣匭上疏請禁兵罷疏入不

報建隆三年又以書干宰相范質質奏用爲著作佐郎明年春遷監察御史秋拜左拾遺知制誥加屯田員外郎乾德初賜緋太宗尹京石熙載在幕中錫弟銑應進士舉干熙載望首薦銑辭藝淺薄熙載不許錫深銜之數於帝前言熙載裨贊無狀帝具以語太宗且曰當為汝擇人代之太宗曰熙載勤於迺職聞高錫嘗求薦其弟熙載拒之慮為錫所構帝大悟雖怒之未有以發會使清州私受節帥郭崇賂遺又嘗致書澧州刺史為僧

求紫衣為人所告事下御史府核實責貶萊州司馬遇赦改均州別駕移陳州太平興國八年卒凡子晃晃字子莊周顯徳中詣闕上書稱旨擢為諫議大夫宰相范質以為超擢太過詔特受將仕郎守右補闕賜賚加等宋初由膳部都官員外郎累至膳部郎中出知益州雍熙二年卒年五十贈右諫議大夫錄其子垂休為固始主簿

論曰自唐以來翰林直學士與中書舍人對掌訓辭頌

宣功德箴諫闕失不專為文墨之職也宋興亦采詞藻以備斯選若穀之才儁著之敏達澹之治迹錫之策慮晃之敦質咸有可觀然豫成禪代之詔見薄時君終身不獲大用及夫險詖忌前酣營少檢附勢希榮構讒謀己皆無取焉蒙博洽長厚繼寶儀裁定儀制惜乎南郊之議請去太祖以宣祖配天為識者所非昭儉抗論跋扈志除驕將而多言歷詆自取惡名抑好訐為直者與崇諒奉親篤至反羅誾毀終身歸養而不復起後蒙旌

責之典則為善者聳動矣祜以百口明符彦卿無他志且言以猜忌殺無辜者享國不長因以杜太宗之他疑又卻盧多遜之傾趙普以致被黜仁者有後宜乎子旦為宋元臣焉

宋史卷二百六十九